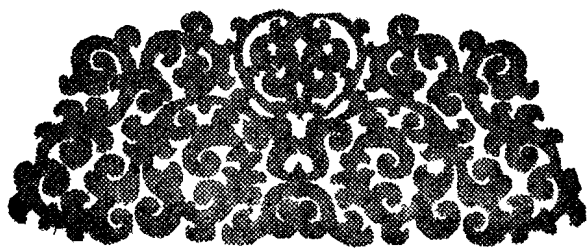


皖南事變前後

陳從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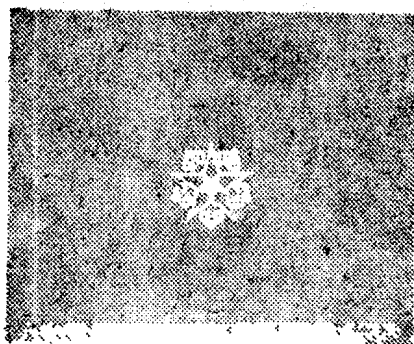


新華書店華東總發行



皖南事變前後

陳從一著



以華東總發行



後前變事南皖

著者

陳從一

滙140

出版者

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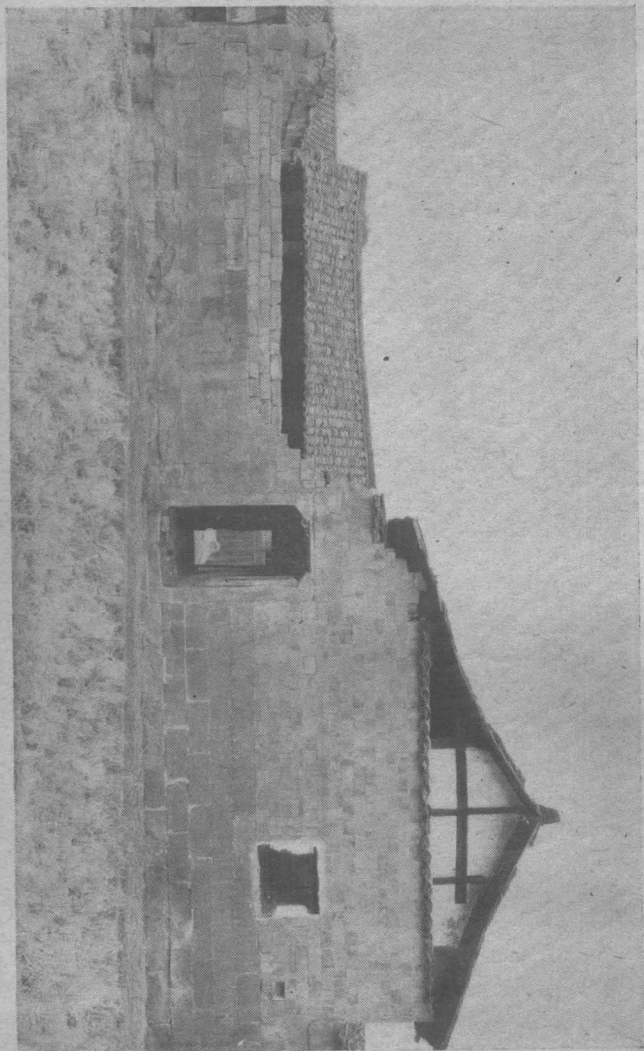
新華印刷廠
上海西藏路四八九號

(滙1)1—3,000

1950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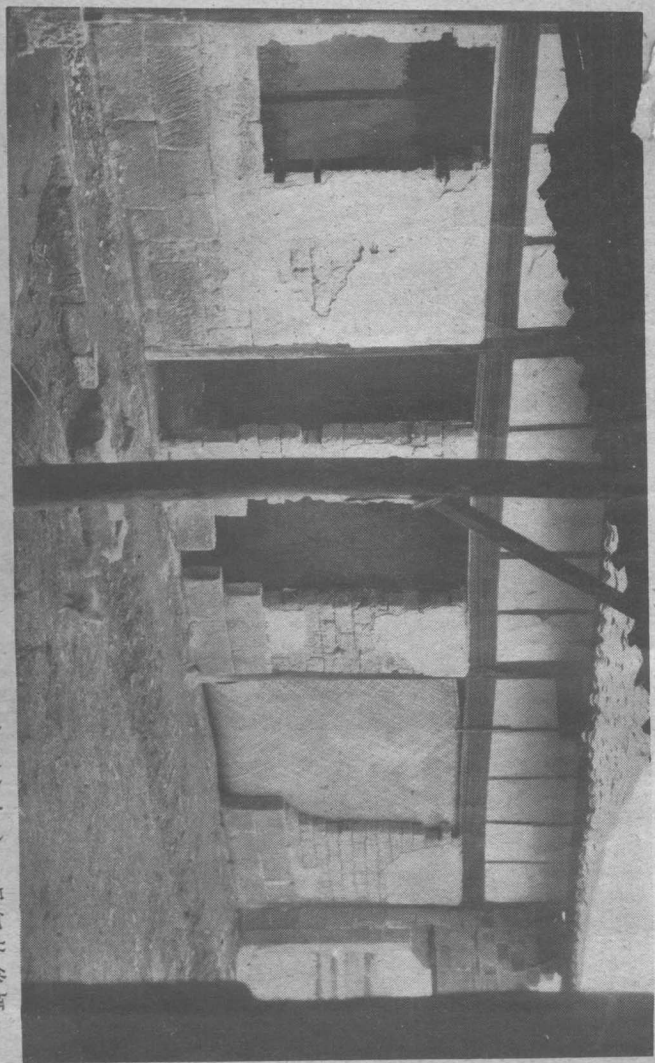
913.4
7521

CAB75/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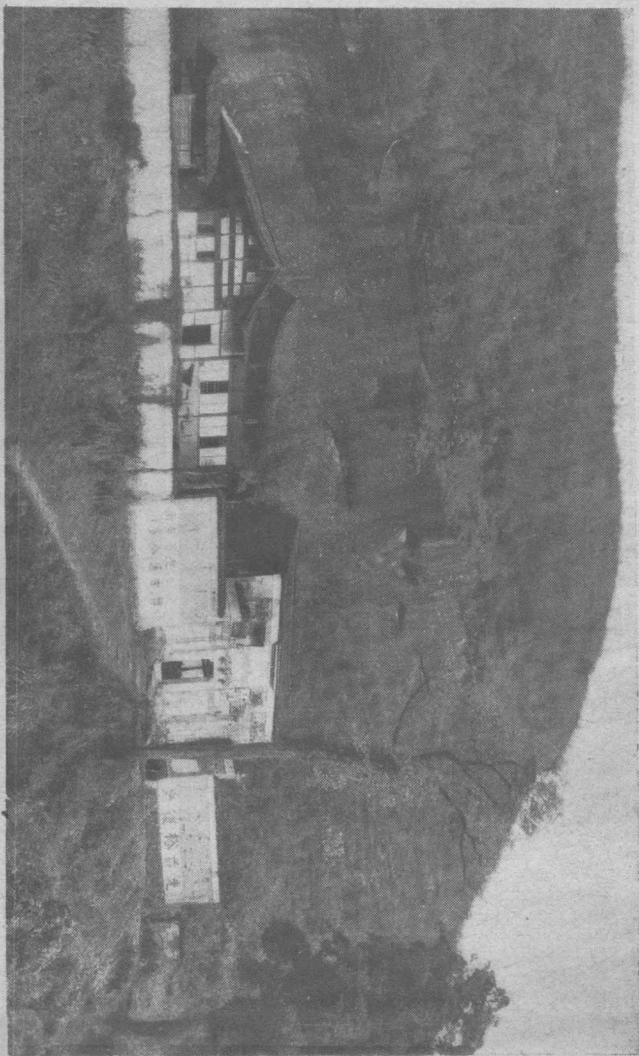
李村監獄葉挺將軍囚室外圍牆之一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後攝



李村監獄葉挺將軍囚室之一面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後攝



七 峯 岩 監 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後攝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我在新四軍陳毅將軍所領導的第一支隊中工作，那時我們正戰鬥在被日寇層層封鎖中的茅山地區。

有一次，我們在一夜之間通過了溧武公路，沒有休息，便又在晨曦朝露中繼續向前進軍。不知是誰唱出了這樣一首自編的山歌：

莫回顧你身後的黑影，

請抬頭望前面的朝霞；

誰要自由，

誰就要付出血的代價。

茶花開滿在山頭，

楓葉紅遍了原野；

莫嗟嘆道路的崎嶇，

我們戰鬥在茅山下。

我們望着滿山的楓葉和茶花，隨着歌聲的鼓舞，邁步前進。

在一百四十餘里行軍後的第二天，我們對那行經九里有着一個大隊實力的日寇，進行了震動大江南北的有名的九里賀家村殲滅戰。

這一戰之所以使日寇震驚，使江南人民歡騰，是因為它是自國民黨匪軍無恥地不戰而逃以來從未有過的勝利；它深刻地證明了中華民族無比的剛強和勇敢。即使在日寇這樣層層封鎖交通縱橫的心臟地區，即使像這樣一支缺乏給養、缺乏訓練、只持有落後武器的隊伍，依然在這裏高舉起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的旗幟，並把這武裝到牙齒的日寇給以沉重的一擊。

緊接着，我們在這裏又打了一個小規模的殲滅戰以及好幾十次的伏擊戰。

這一連串的戰鬥，使得我們掛在左臂上印着一個持槍戰士的臂章被象徵爲『活菩薩』而深深地傳揚於江南農村之間。然而這支老百姓的隊伍被國民黨反動派誣蔑爲『游而不擊』。

一九四〇年一月，正是皖南飄着空前大雪的時候，我、陳超寰、謝鎮軍、盛華、段洛夫和邱東平等同志由四面八方一同到了涇縣雲嶺軍部駐地來開江南第一次對敵工作會議。就在這個會議上，我被派遠去泰國向華僑爲我軍進行募捐的任務，當時我是那樣興奮，我曉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同時那時我們雖說每月有三元錢的津貼，但常常因爲公家經濟困難而無法發給，尤其是到了秋末，往往因爲將所有款項都拿去做棉衣，我

們的津貼便非連欠三個月不可，在這期間即使出差或由於特別事故，被允許向總務科預借，每一次也不過是兩毛錢光景，至於想借一元或一元以上的，就必須由上級的負責同志批准。那時我們每天的菜錢，後方部隊是八分，軍事教育機關多些，對於外來的文化人更多一些，就是這樣，公家也已是難以負擔了。至於前方的部隊除了自己想辦法自給自足外，則還有供給上級機關的責任。

因為這時，我們雖說是被整編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接受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指揮，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所給我們全軍每月的經費，只有給他們嫡系部隊一個師的三分之二。拿頑五十二師來說吧，他們一師每月的經費是十八萬，而我們全軍却只有十二萬五千。

蔣匪幫的毒辣還不止此，當他們發覺『借刀殺人』之計既已不售，而『經濟窒息』的辦法又告無效的時候，他們便進一步想直接使用自己的爪牙，來實行其卑污與無恥的陰謀了。

這就是爲什麼恰恰在這個時候，國民黨反動派要指使其走狗何應欽與白崇禧出來，聯名發表通電，要求我軍撤出大江南北，集中於黃河以北地區的緣故。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九日，我由泰國回來，到達了皖南雲嶺軍部。不久，被派到新二支隊老三團工作。我參加了我軍與日寇的另一次空前的血戰——那就是有名的涇縣之戰。敵人以一個聯隊的兵力由銅陵、繁昌運動前進，其目標無疑的是我們的軍部，但當日寇離我們軍部尚有十餘里的時候，即遭受到我軍有力的阻擊。雖說敵人的裝備優良，訓練有素，但由於山區丘陵起伏，竹林叢聚，再加行軍勞頓，給養不繼，尤其是到處空室清野，就使敵人處於絕對不利的條件之下；而我軍士氣旺盛，鬥志堅決，上下一心，軍民合作。所以蕭嶺一戰，日寇屍橫遍野，狼狽潰竄。如果敵人不是出動了三十六架飛機來空投與掩護，將被全殲於叢林夾谷之間。

我軍攻克涇縣之後，全國賀電紛飛，涇縣茂林章家渡一帶的羣衆鑼鼓喧天，殺豬宰羊，一路上錦旗爆竹，前呼後擁，到雲嶺我軍軍部駐地勞軍的日必數起。這一戰不僅說明了我軍的堅強善戰，也在全國人民的眼睛之下與國民黨匪軍作了一個鮮明的對比：究竟誰在爲國家民族流血犧牲？誰在爲個人私利而消極觀戰？誰是國之干城？誰是民族的敗類？

這時部隊中正傳播着我軍奉命北上的消息，全軍上下都進行着北上行軍的準備。因為皖南雲嶺緊靠着長江，不僅有日艦在江中往來封鎖，沿江兩岸還有密密層層的敵人碉堡。尤其因為國民黨匪軍早就在電台中廣播了我軍即將北上的消息，這等於向日寇告密，因而增加了我們北上的困難。這時日寇加築碉堡，以至於三里一碉，五里一堡的地步；又在沿江兩岸的渡口，把帆船全部焚燬。這樣一來，縱使你有衝天的本領也難以渡江了。

蔣介石的無恥陰謀就是這樣狠毒。

十二月，當我們部隊中唱起別了三年的皖南的歌聲的時候，國民黨匪軍第三戰區派駐在我部隊中進行着監視與諜報工作的聯絡參謀所帶的副官，忽然在一天夜間『不辭而別』，當時我們即深深地感覺到面臨着日益迫近的嚴重形勢。

事變前十天，駐紮在涇縣的顧祝同嫡系匪軍五十二師還通過其特務——聯絡參謀來要求我軍部籃球隊到涇縣去和他們臨時湊成的球隊作臨別『友誼比賽』，我們當時既感於形勢的嚴重，又忙於整頓行裝，但爲了貫徹『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我們不放棄一點點對蔣介石及其黨徒可能爭取的機會，終於答應了他們的請求。其實這正是蔣介石何應欽與顧祝同所早已計劃好了的陰謀之一。

一九四一年的元旦，當我們軍首長向我們宣佈了北上行軍的準備已經完成，全軍上下無不興高采烈的時候，反動派的大軍已經重重佈置在我們北上必經道路的兩側了。

國民黨的反共反人民的陰謀，繼『防共』『限共』『溶共』『滅共』的祕密方案被揭露以後，是越來越加明目張膽和肆無忌憚了。

這時，內戰可能一觸即發。在延安，情形也一樣，我黨中央已向全中國人民發出警報：要求全國人民注視並立刻制止國民黨三十萬匪軍包圍陝甘寧邊區這一嚴重事態的發展。

全國人民已開始緊張地注視着蔣介石或有一天會公開實行他的反共反人民、出賣民族投降日寇的叛變，正如在大革命時代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忽在四月十二日這一天，實行其大屠殺的反革命罪行一樣。

一月四日是一個沉痛的日子。從這天起，揭開了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史上最可恥的一幕，也是中國人民革命運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這天，我們奉命要離開那住了三年，山明水秀，一到春天便漫山遍谷開滿了各種花卉，山麓底下到處流瀉着涓涓清泉的雲嶺。我們帶着無限委屈求全的心情，沉痛地向當地那樣誠摯熱烈、依依難捨的羣衆道別。

正在這時，我軍駐江西上饒辦事處處長××同志回來，據他說就在前兩天的早晨，

辦事處遭到國民黨匪軍有計劃的襲擊，辦事處幾個同志已被謀害，他是化裝逃出的，僅以身免。

爲了白天長長的行列容易爲日寇的飛機發現，我們採用了夜晚行軍。這時我們的部隊總計有一支隊的二個團，二支隊的二個團，一個特務團，一個教導團和一個軍部，人數約在七千左右。

這天晚上九點鐘，天上下着毛毛雨，我們在黑暗中開始冒雨行軍。我們二支隊是軍部的前衛。

山路泥濘，軍部的行李又是那樣笨重，幫助挑行李的都是些老百姓，不習慣夜行軍；由於互相妨礙，一整晚我們祇走了十五里路程，到達了章家渡。

就在這時，我們軍部駐地雲嶺的幾個高山頭已爲匪軍新七師佔領。同時我們也已得到了確實的情報：銅陵繁昌一帶沿江已被日寇嚴密封鎖，無法通過。另一條路由青弋江到宣城，直接奔向茅山，與陳毅、粟裕兩將軍所領導的第一支隊匯合；但這一條路也被密密的匪軍所佈滿，如要強行通過則非引起不幸的內戰不可。於是不得已，祇好由茂林越過寧國府，再繞到蘇南待機渡江了。

五日的下午，我們到達了茂林，六日傍晚，我們由茂林出發。

這時政治部已發出通知，正式指出擺在我們面前的嚴重情況。

當時據我曉得除了堵住我們退路的匪新七師外，擺在我們前面及兩側的還有匪四〇

師、匪五十二師、匪六十二師和急急忙忙從蘇南趕來的匪六十三師，從太平奉命急行了三天三夜趕來的匪川軍一四四師，此外還有匪八十三軍以及由銅陵、繁昌抽調來的原爲『江防』之用的兩個匪砲兵旅。

情勢的嚴重已經到了無法避免的地步了。

七日早晨我軍行經皖南最高峯之一的皮嶺，遇到匪軍四〇師的正面阻擊；我們開始聽到了蔣介石反人民，叛祖國的第一聲槍聲。

在高峻的皮嶺峽谷裏面，我們的長長的行列停了下來，等待着前面情況的發展。這時，敵人已在這峽谷前面開闊處對面的山嶺上，憑着險要工事用密密的機槍火力鎖住了我們這條通路的出口。形勢是極其危險的。假如敵人這時佔領兩旁的高山，那我們這長長的幾千人馬的行列將要都犧牲在這條道路上。

我們二支隊的一個營在前面扼守着，後面的軍部即刻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事情是明明白白的，在軍事地位上我們已完全陷於險境了。

那夜，峽谷中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九時左右我們奉到撤離皮嶺的命令。

這時已有許多因當天在前線作戰負傷的傷員；有着嚴重出血病症的軍政治部宣傳部長朱鏡吾同志也因不堪跋涉，非用擔架不可了。

在這峽谷中不僅沒有糧食，也沒有人家，那裏去找擔架呢？這時我參加負責護送這一批傷員的勤務，我們那一個營也就由前鋒一變而為後衛了。

八日我軍無行動，四週也無戰事，在皮嶺山下的小村裏休息了一天，這就又增加了敵人繼續加緊對我緊縮包圍的機會。我們完全處於挨打的態勢。

九日夜，天下大雨，我們繼續在峽谷中行進。這時我們的方向是同轉茂林，但還祇行到赤灘，離茂林尚有十二里路的一個峽谷的出口處，又遇到了匪一四四師的阻擊。

雨仍舊下着，前哨在接戰。這一夜我們每人手中撐着一把傘走着、站着，由黃昏一直淋到天亮，而行程不過是十餘里。有幾個同志和幾頭馱東西的牲口從窄狹的山道上摔到深邃的山溝裏去，青年科長陳惠同志也摔了下去，好得被山邊的小樹杈掛住，僅僅把頭顱摔破了。然而儘管如此艱難困苦，我軍的士氣還是那樣旺盛，對於蔣介石叛變國家民族及暗害友軍的行爲，無不表示極大的憤恨。

十日早晨，葉挺軍長在赤灘陣地上召集教導團的全體同志作了極其沉毅而悲憤的報告。

葉軍長說：『我想不到蔣介石的卑污無恥，竟會到這步田地，是較之秦檜尤不如的中華民族的罪人。但是爲着國共團結，民族存亡，我一定要挽回當前的這一國家民族危機，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到了將近中午的時候，對方陣地上忽然跑出一個手裏拿着一箱子彈的士兵，向我方陣地投奔而來，並告訴我們匪一四四師已全部潰散，現正在向茂林後退的消息。我們陣地上立刻發出一陣熱烈的歡呼聲。我們歡迎着這個起義的士兵。

當晚，我們全體奉命翻過東流山，進入了石井坑。

石井坑是一個僅有二十來戶人家的小村。我們在這裏，一面是企圖避免作戰，一面是仍不放鬆必要的防禦。這時我被分配到三營去工作，我們守着一個山頭。

這時敵人的包圍圈越來越緊，從四面八方山頭掃射過來的機槍，估計總在一千挺以上。

十一日軍敵工部長林植夫同志，被推派與匪一〇八師談判，但一去不返，連他所帶去的隨員也全被扣留。

這時我們已完全處於『外無援兵，內無糧草』，子彈手榴彈也已經快打完了的困境。最嚴重的還是糧食問題。部隊在出發時每人雖揹有三天到五天的糧食，但自接戰以來，即使不丟掉也早已吃完了。

這裏的村莊是這麼小，部隊是這麼多，我們幾乎全部露宿在山頭上。我們的副官和事務長雖想盡了辦法，動員了好多同志來幫助採購糧食，用極高的代價向老百姓買牛、買豬和買雞；把這小山村所僅存的一點點稻子也把它推出來，甚至把馬匹都宰了，但仍然無濟於事。我們處在最前線的部隊已經由三餐改爲一頓，而這一頓飯每人也只能分到一小塊牛肉或是一小碗飯。我們完全是空着肚子作戰。但是士氣依然是那樣旺盛，鬥志依然是那樣堅決，我們的隊伍還是那樣井然有序，沒有一個人表現出半點失望和不滿。